

严歌苓

著



四十九日祭

下



严歌苓

著

四十九日祭

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》凝视着万人坑的神父和法比



》井中避祸的豆蔻和浦生



》》 即将作出生死抉择的玉墨



为挖逃生壕沟精疲力竭的女人和女孩们

四十九日祭



第二十集

安全区/国际委员会办公室/拉贝办公室 傍晚/内

一双手在打字机键盘上敲击。

拉贝满脸怒容,背着手,在狭小杂乱的房间里踱步,一面向打字员口述。

拉贝:(英文)昨天,就在光天化日之下,一伙日本士兵闯入神学院的教室,当着许多男人和孩子的面,轮奸了十几个神学女学士。我们只有二十二个委员,不可能在提供二十万难民的食宿的同时,还要提供他们保护……惊叹号。等等,还是用逗号吧,显得口气和缓一些……(迟疑片刻)不,还是用惊叹号。要让日本大使馆的官员感觉到我的愤怒。我确实太愤怒了,同时也对自己愤怒,对这些恶棍,我居然无能为力!……

打字员转过脸看着面容憔悴的拉贝。

拉贝:(英文)改成惊叹号了吗?

打字员:(英文)是的。

拉贝:(英文)多么可笑,我还在这里琢磨标点符号,生怕哪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得当,会影响日本人的情绪,我还照顾他们的情绪?可是他们在干什么?屠杀、屠杀、屠杀!强奸、强奸、强奸!日本大使馆给我的回复永远是干巴巴的客套话——我们一定会向军方首脑报告您的指控。我都不明白,他们需要多少天才能把报告送到军方首脑!需要多少次报告才能让这些军方首脑听明白——日军偷越安全区从每天十几次到二十几次了!……

日本大使馆某办公室 傍晚/内

另一台打字机的键盘被另一双手敲打着,一支香烟夹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间。

日本大使馆官员:(画外音)(英文)尊敬的拉贝先生,来信敬悉。对于您

信中提到的不幸事件,我们也感到失望和遗憾……

安全区/国际委员会办公室 傍晚/内

秘书拿着一个信封进来,放到拉贝的桌上。拉贝拆开信封,展开信纸。

日本大使馆官员:(画外音)(英文)但是,我还是以私人的名义告诫您,请不要向任何媒体报告此类事件,否则,您的对立面将是整个日本占领军。

安全区/国际委员会/某大屋 傍晚/内

二十来个国际委员都站立着。

拉贝正在朗读那封日本大使馆官员的信。

拉贝:(英文)以私人的名义告诫我,不要向任何媒体报告此类事件,否则,我拉贝,将会面对整个日本军队的报复。这是告诫,还是威胁?

威尔逊:(英文)威胁。

费池:(英文)威胁你的生命呢。

魏特琳:(英文)日本军队内部出了价钱,悬赏费池的脑袋。

费池:(英文)我宁可他们用咖啡悬赏,这样的话,你们拿我的脑袋去换咖啡,咱们就不闹咖啡饥荒了。

拉贝:(英文)根据可靠消息,日本军队悬赏的可不止费池一人的脑袋,你们好几个脑袋都价格不错。

史密斯:(英文)我敢说,只要他们杀了我们不被发现,或者发现了他们能自圆其说,我们脑袋早就被拿去兑现钱了!

拉贝:(英文)现在我唯一能做的,就是再给希特勒元首写信,让他出面干涉日本军队。也许日本军方首脑顾虑到德国和日本的联盟关系,会制止他们的士兵。

威尔逊:(英文)这个安全区,不可能一直撑持下去。粮食匮乏是个大问题,卫生条件低劣是潜在的更大问题。这么拥挤的居住,一旦天气回暖,各种流行病都会发作。瘟疫爆发都是极有可能的。现在才十几天,已经有十几例恶性传染病了。

拉贝:(英文)那么,我就尽快地给希特勒写信。散会吧。

教堂/院子 傍晚/外

一张糖纸从钟楼上飘出,飞扬在晚风里。

书娟的目光跟着它。

书娟的眼睛突然一抖，扭头看了一眼站在她身边的徐小愚。

特写：徐小愚的手拉住了书娟的手。

书娟站在女学生的队伍里，听法比训话。

法比：……我们要打的这口井是秘密的，不能让日本人知道，不然他们会跟我抢用井水。所以，我们在劳动的时候尽量不说话，不出声音，万一墙头外面有小日本，他们听见我们里面这么热闹，跑进来凑热闹，我们的井就不能保密了。明白了吗？

女学生们：明白了。

教堂/院子 傍晚/外

女学生们端着一个个盆子，从法比挖的洞口往外传运泥土。

徐小愚跟书娟合担一筐土，徐在后，书娟在前。两人抬着土往后院走去：（小声地）书娟，对不起，我……

书娟：（打断她）不要说了。

徐小愚：过去我老是觉得你好古怪一个人，好像老要跟人家不一样，老想压人家一头，还嫉妒我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你的心那么好……

书娟：我是嫉妒你。

徐小愚：（笑了）我有什么好嫉妒的？

书娟：嫉妒你……功课好，家里给的零花钱多，老能请同学吃零食，所以人缘就好，还有，长筒袜是真羊毛的，手帕是新的，不是近视眼……

徐小愚：（咯咯地笑起来）这有什么好嫉妒的？我喜欢戴眼镜呢！再说，你也不是近视眼啊！

书娟：我是，我有点近视，我妈在世的时候要给我配眼镜，我奶奶不干，说好看的女孩子，难看的女孩子，戴上眼镜就都一样了！我爸爸找到一个中医，用针灸给我治近视。

徐小愚：治好了？

书娟：反正到现在不戴眼镜还混得下去。

两人把土抬到了地方，放下扁担。

书娟：你不准告诉人家啊。

徐小愚：告诉人家什么？

书娟：不准告诉人家我近视。

徐小愚：我当然要告诉啊！

徐小愚说完就笑着跑了。书娟看着她的背影，也微微一笑。

河面上 早晨/外

河面上飘着一艘小小的乌篷船，一个戴斗笠穿蓑衣的人影坐在船尾，手里握着一根竿子。

芦苇荡 早晨/外

豆蔻坐在一个土垒的小炉灶前面，拼命用芦苇编成的扇子扇着炉口，浓烟熏得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

她擦了一把眼泪，朝河面上看一眼，微微一笑：远远看到船尾的人影撩起钓线，线头上咬了一条鱼。

火苗上来，她把破瓦罐放在炉子上。

乌篷船上 日/外

浦生握着树枝削出来的钓竿，脚边搁着三四条鱼。水面有了动静，他猛地往上撩竿子，怎么也拉不起来。

浦生高兴了，用手伸进水里，往上收线……

一个婴儿的脚渐渐被拉出了水面，浦生吓得连钓竿带钓线都扔进水里。

浦生的脸贴近河面，向水下看去，若干尸体朦胧地躺在河底，女人的长头发散开了，随波漂动，如同黑色水母……

他一下子站起来，看了看那三条鱼，鱼的嘴巴大张，眼睛翻白，他渐渐恐惧起来，把鱼猛地从船板上踢到水里。

芦苇荡 日/外

浦生两手空空满脸沮丧地拨开芦苇走来。

豆蔻：水开了！鱼呢？

浦生：……没有鱼。

豆蔻：我看见你钓到鱼了！

浦生：没有……

他避开豆蔻审视的目光。

豆蔻：我就是看见你钓到鱼了嘛！

浦生:(凶狠地)没有就是没有!

豆蔻被他吓了一跳,慢慢从炉子边站起。

豆蔻:出什么事了?

浦生转身钻进芦苇棚子里。

芦苇棚子 日/内

豆蔻满脸烟灰地跟进来,见浦生四仰八叉地躺在芦苇铺的铺上。

豆蔻:没有钓到鱼,没事,我们还剩一点大米。我给你煮饭吃。

浦生:我们还是走吧。

豆蔻:(吃惊地看着他)到哪里去?

浦生:这个芦苇荡是个屠杀场?

豆蔻:你怎么晓得?

浦生不说话,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。

豆蔻:我问你呢,你怎么晓得这里是屠杀场?

浦生:我就是知道……日本兵在这里杀了好多人,一家一户的杀,大人小孩,男人女人都杀光……

豆蔻:谁跟你讲的?

浦生:鬼跟我讲的……夜里我见到鬼了。好多冤魂,大人小孩,连小毛头都有。

豆蔻跪在芦苇铺的铺上,轻轻打他的嘴巴子。

豆蔻:呸呸呸,乱讲!

浦生:真的。我看见我爹我妈我姐姐我小妹也在那些冤魂里。这河里的鱼不能吃。

豆蔻:我们都吃好几天了,怎么不能吃?

浦生:以后我们不吃了。

豆蔻:那我下河摸蚌壳,摸螺蛳来吃!

浦生:那更不能吃!

豆蔻:等过一阵,地上就会长草了,长了草就能挖荠菜,马兰头,苦苦菜,野葱野蒜野芹菜……

浦生:野菜也不能吃,日本兵杀那么多人,流的血把土地沤肥了,野菜都是血菜,我们要是吃它们,等于喝那些人的血。

豆蔻:(把耳朵堵起来)你就讲这些话来吓人!

浦生：大米还够吃几顿？

豆蔻：两顿。大米吃完了，（玩笑地）我们就讨饭去，我装个瞎子，你装个瘸子，不是讲好的吗？我弹琵琶，你弹棉花！

浦生瞪着芦苇的缝隙里透出的一线一线的天色……

豆蔻在浦生身边躺下来，和他一块看着芦苇缝隙透出的天色。薄雾蒙蒙，太阳从云缝里钻出，从棚顶缝隙照进来。

一个光洋被豆蔻的手垂直地举起，对着一线阳光，让它发出温柔的光亮。

豆蔻让光洋落下，落在两人之间，她又举起一个光洋，再让它落下，砸在前一块光洋上，发出悦耳的一声叮铃。

豆蔻：我们是大阔佬！这么多钱够买一担米了！

芦苇荡附近的公路上 日/外

五六个日本兵骑着马从公路上走来。一个日本兵看见芦苇荡里冒起一股烟，他叫住同伴们。

日本骑兵甲：有人！

日本骑兵纷纷下马，牵着马轻手轻脚往烟起的方向走去。

河边 日/外

豆蔻把豁口瓦罐里的米饭端起，放进一个芦苇编的篮子，从炉子边站起，向河边走去。

浦生站在船板上，把豆蔻拉到船上。然后他的竹篙一点岸边，船便向河心划去。

豆蔻把米饭放在地板上，蹲在船边，把手放在水里撩起水花，让水花溅到浦生身上，同时咯咯地笑着。

浦生：不要碰那水！

豆蔻：（笑嘻嘻地）水又不冷。

浦生：不冷也别碰！

豆蔻：我刚才在生炉子，手上脸上都是灰，不让人家洗洗？

说着她就把一条手巾放在河里，然后拧起来，打算洗脸。浦生用船篙把豆蔻手上的手巾猛一挑，把她的手巾投入河水。

豆蔻：你干什么？！我们就一条手巾了！

浦生：（急得瞪眼）不能用这条河的水洗！

豆蔻：那我用什么水？

浦生不说话了，回去捡起竹篙，闷头撑船。

豆蔻眼睛盯着那条花手巾一浮一沉，向岸边漂去。

浦生：你晓得不？这船上的人家，就给小日本杀了。要不怎么会好好一条空船，就那样漂在河上？那家还有个吃奶的小毛头……

豆蔻：你是不是中邪了？

浦生：小毛头也会变鬼，回来找小日本报仇，把小日本都咬死！

豆蔻吓得瞪大眼睛，站起来，走到浦生跟前：（担忧地看着他）你看到什么了，跟我说，我帮你喊两声……

浦生：喊什么？

豆蔻：喊魂啊！丢了魂的都要喊几天，把魂喊回来！

浦生：我没丢魂！

豆蔻：从你眼里，我就能看出来，你的魂不在家。

浦生：你一喊保证就把小日本喊来了。

芦苇荡 日/外

六个日本兵悄悄来到熄灭的小炉子前。一个士兵朝芦苇棚扬了一下下巴。

另外一个日本兵把马缰绳交给了同伴，端着枪向棚子逼近。

所有日本兵做好偷袭准备。

头一个日本骑兵把刺刀突然捅进棚内，同时呐喊：（中文）出来！

其余日本骑兵用刺刀挑开棚顶，发现棚内空无一人。

河岸边 日/外

一个日本兵看见一条花手巾漂动在水里，用刺刀把它挑过来。

他的同伙们一看，都兴奋了。

日本兵们：（日语）花姑娘！……

挑着花手巾的日本兵放眼看去，看见河上行走的一条乌篷船。

河面上 日/外

豆蔻：来，我来撑船，你歇歇去。

浦生：你不会撑船。

豆蔻：你让我撑嘛！

她跟浦生打闹着抢夺船篙。

枪声乍起。豆蔻和浦生全傻了，向岸边看去……

芦苇荡大幅度地摇晃着。

河岸 日/外

六个日本骑兵骑着马沿着河岸追来。

河面 日/外

子弹打在河水里，河水开锅一样。

浦生一面奋力撑船，一面对豆蔻吼叫。

浦生：卧倒！

豆蔻：（懵懂地）嗯？什么叫卧倒？

浦生：趴下！

豆蔻赶紧趴在船板上。

浦生绝望地看着岸上越追越近的几个日本骑兵。

河岸 日/外

日本骑兵们纵马跃入河里。

浦生：小妹！

豆蔻：我不是你小妹！

浦生猛地醒过来：我把你当小妹了！会不会游水？

豆蔻使劲摇摇头。

浦生从船上跳入水中，拉起船头的绳子向另一边的河岸猛力游去。

豆蔻：你的伤口不能碰水！

浦生：快跳下来！

豆蔻：我不敢！

浦生：没事，我水性好得很，保你淹不死。

河面 日/外

日本骑兵们抽打着战马，催促它们追赶向彼岸靠去的乌篷船。

日本骑兵甲嬉皮笑脸地用生硬的中文对着船叫喊——

日本骑兵甲：（日语）姑娘，不要怕！……

日本骑兵乙:(日语)把船打沉就行了!

日本骑兵丙:(日语)别打着花姑娘!

透过日本骑兵乙的准星,我们看到他在瞄准船帮。

河面/乌篷船前面 日/外

豆蔻:……我怕水!

浦生:你从这边跳下来,小日本看不见,以为我们还在船上!他们就会朝船开枪!

日本兵的枪又响了,打在船篷上、船板上。

两颗子弹打中了船帮,船开始进水。

浦生:快跳!船要沉了!

豆蔻:我怕!

浦生:你怕不怕小日本?!我告诉你,这条船上的人家被小日本都给杀死了,扔在这条河里,喂肥了鱼,鱼又喂了我们!我才不让你吃碰河水里的水,现在你晓得了吧?

豆蔻恶心而恐惧地瞪着河水。

河面 日/外

越来越近的日本骑兵们看着船身渐渐沉入河水。

一条条马鞭抽在马屁股上……

一双双马靴使劲夹着马肚……

河水漫过战马的胸脯,马吃力地向前行进。

日本骑兵们野性的吼喊和马的嘶鸣混在一起。

河面/乌篷船周围 日/外

船已经沉了一半。

河底 日/外

浦生熟练地潜水,两手把豆蔻托出水面,向岸边游去。

河面 日/外

日本骑兵们马上就要追上沉没中的乌篷船了。

日本骑兵甲怒骂日本骑兵乙。

日本骑兵甲：(日语)你干的好事！把船打沉了！可能把花姑娘都打死了！

河面 日/外

被浦生托出水面的豆蔻回头看去，乌篷船的一侧已经被河水淹没。再回过头，岸边稳稳地越来越近。

河底 日/外

水下潜水的浦生已经达到了体力的极限，挣扎着继续托着豆蔻向前游去。

河面 日/外

豆蔻感到了浦生的体力不支，托不动她了，她呛了一口水。

河面 日/外

日本骑兵终于追上了乌篷船。他们大喊大叫地向一半浸在水里的船棚内张望。

日本骑兵甲：花姑娘，皇军救你来啦！

其他日本骑兵哈哈大笑。

河底 日/外

浦生两脚着地，从水里站起，几乎气绝地扶着慌乱的豆蔻从水里站起。豆蔻哇的一声呕吐出喝进肚子里的河水。

河面 日/外

日本骑兵们突然听见豆蔻的呕吐声，向岸边看去——

浦生拉着豆蔻飞快地向岸上跑去。

芦苇荡 日/外

浦生和豆蔻玩命地在稠密的芦苇丛里奔跑。浦生突然站住脚，推了一把豆蔻：你趴下不要动，不要吭气，等我回来找你。我往那边跑，把狗日的小日本引开！

豆蔻：我怕！